

梦江南

邱婷婷 著

作家出版社



邱婷婷 著

梦江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江南/邱婷婷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3
(经纬文丛. 第4辑/北渔主编)
ISBN 7-5063-2611-6

I. 梦… II. 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6515 号

梦江南

主编: 北 渔

作者: 邱婷婷

责任编辑: 周 坤

装帧设计: 若 翔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20 千

印张: 5

插页: 2

版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611-6/I·2595

总定价: 120.00 元 (全五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本想过几年后再继续写作，但后来感到很多时候，想的都是与文学无关的事，这才觉得到那时或已被商务磨成无梦无幻想了，那时才写已如同啃蜡了吧？况且港澳或海外的文学爱好者，尚能亦商亦文，是为幸运者也。可是，有人却认为文人经商是“不务正业”。但香港并非中国内地，有轻松的工作单位，每星期只做五天的工作，或拿国家工资的专业作家。因为在香港这高消费的商业社会里，不想做以写通俗畅销书“而换取银两者”，也不愿为“穷而后文者也”。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商养文。

文学是要尽一生的精力去追求的。一心难以两用，文或商都是要全身心投入的，两者难兼。然而，我做的是家族生意，没多大风险。当稍为稳定下来时，我想，总不能为身外之物而强压抑住自己的“写作瘾”吧。能放手时且放手，能偷闲时且偷闲，该抽时间写点东西了。也该把大部分发表过的及未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整理结集出版了。

《梦》短篇小说写于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候我属于“有闲阶级”。当时年轻的侨眷们四肢不必勤，脑子也不必用。寂寞无聊时，搓麻将赌四色牌打发时光，因为以上这些别人没兴趣“监督”，也不会导致生活不保。但是，我与这方面无缘也没天赋，当别人在搓麻将时，不用说不想看，即使心不在焉地看了，也只看到几

双手在桌上把一些方方块块移来移去，看不出所以然来，确实自叹不如啊。怪不得当时有人说：“这女人傻得连赌麻将搓四色牌都不会。”

然而，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文学是余裕的产物”。当时因长年累月地闲着而深感寂寞，因寂寞悲哀而“无事生非”——即梦想、幻想、做白日梦。同时深感自二、三十年代始至八十年代的侨眷们在扭曲、压抑和痛苦等等之下活的太可悲可怜，渐而感到悲愤。日积月累后，直到再也憋不住了，非写不可了——当时从来没有梦想过要当“作家”，也从来没有想过把心里想说的话写出来会有什么好处，或有什么坏处——但是，当“梦”变成习作后，人却上瘾了，（从此就对文学产生了解之瘾了）。痛苦等情绪也好象随着笔端而渐渐的消除了。精神也充实起来了。

《鱼和熊掌》写于九三年，当时南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然而，“外来妹大军”却闻钱而来，“浩浩荡荡”南下，虽然不少女人是来打工的，但其中不少女人却誓要把经济发达地区的男人们的金钱和精髓吸干。“包二奶”（闽南叫“私家车”）歪风盛行。因此，有些家庭面临着瓦解，感情和婚姻经受着空前的困惑。

由于当地女人们的勤奋和刻苦耐劳，并且有不少的发展机会，女人们的能力慢慢地不逊于男人。但是有些女人即使身心饱受伤害和摧残，却仍然抱残守缺，死固守着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习惯。直到她们在痛苦中挣扎，在挣扎抗争中渐渐地觉醒了，于是封建传统习俗面临着威胁了。从这时候始，不少女人再也不愿意无休止地忍受痛苦了……

旅港后，我在《大公报》任职时，《新晚报》和《大公报》在同一幢大厦，属兄弟机构。当时，由于旅港不久，对于某些具有美好的人品、人性的人由于某种原因，在资本主义大都会里经过奋斗、失败。再挣扎再失败，然后慢慢地被溶化、变质、颓废、堕落了，还不是有很深的认识，虽然写了，但暂时并不想全部面

世。当时只修改了前七章，并题名为《永难忘却》，于九四年十月间在《新晚报》发表。现把已发表过的收在本集子里。因为它刚好是个短篇小说。

写中篇《岑太太》时，我在香港坚尼地城海边居所——节假日及深夜伴随着窗外海水的拍岸声，写着人性中某些可悲、可怜和可笑的品性及其他。也许废话不少，但终归是把要说的话写了。《岑太太》始写于九七年年年初，在年底脱稿后，我把它放进保险箱，因为那是花了不少心血和时间写的。随后开始了我的商旅生涯。

去年我在商余写完了中篇《三个女人的命运》的上半部后，突然很想念我的《岑太太》。它躺在保险箱里已经四年多了，总不能让它老是不见天日吧。我把它修改好了，放在本集子里，是“美”是“丑”，就让读者自己去点评了。

香港经常发生不少女子被上司或同僚性骚扰。还有不少香港人纷纷到内地创业或经商。我在《梦江南》中塑造了一位内地的现代“柳下惠”，只想寄托一点美好的愿望，希望男人们更多地尊重女性。当然，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愿望而已，有人会认为我说的是废话。但还是那句老话，既然写了就让它出版吧。

本集中，只有《梦江南》是写于踏入商界期间，所以即将出版的集子就取其名，希望自己以后在商旅之余，仍然有梦有作品，——有梦心中就有美好的情感，就能行文书写——因为从最初的《梦》到《残梦》直到《梦江南》，我还是走不出“梦”，因为文学创作是现实、浪漫和梦幻的升华。

这是我的第一篇序。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七日、邱婷婷记于上海康虹花园

目 录

001	□自序	
001	□梦江南	
029	□岑太太	
107	□永难忘却	
115	□鱼和熊掌	
130	□梦	
139	○寻找现代女性的精神家园 ——小说《残梦》读后	王玉树
144	○在柔软的离情别绪背后 ——邱婷婷和她的《残梦》	陈嘉平
147	○《残梦》碎语	贺兴安
150	□后记	

梦江南

I

世纪末仲秋的那一天，我在杭城的机场等候上机时，站在我旁边的一对依依惜别的男女，互握着手偶偶地低语着。我想，这对夫妻长得太般配了。

上机后，那女的刚好坐在我旁边，我说：“你先生没跟你一起上机？”

她笑说：“他不是我先生。”

从她很别扭的国语，我听出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他是你男朋友？”

“他是我的朋友，不是男朋友”。

“对不起！”

她把头转向窗口，眼望着窗外，用很纯正的广东话，喃喃私语般：“拜拜，美丽的江南！拜拜，我留下的梦！”

“啊，遗梦江南！”我说。

“我这次来江南，瞻仰了不少江南的美景，观赏了江南的丝绸和绢绣艺术，还品尝了不少江南的美食。如果能再听到一段发生在江南的故事，那真是太完美了！”我过去做记者时的职业病又犯了。

她沉默了。过了片刻，才说：“我碰到现代的柳下惠了！”

我说：“记得一个著名的女作家说过‘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我不信这个年代还有什么柳下惠！”

“是真的！”

为了证明真有柳下惠这种男人，她打开了精雅的手提包，拿出了一张名片给我。我一看，她原来是香港某大洋行和香港一私立音乐学院的老板，而且她还是英国伦敦一大百货公司的董事。

她说：“和你换一张名片吧。”

我拿出了我的名片给她。她说：“Y A U 小姐，也是来参观江南丝绸博览会吧？”

“是的，这期的博览会真是盛况空前。W A N 小姐收获不少吧？”

“是的，我在上海和江南一带，定了几十万美元的订单。”

“主要销往何地？”

“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等地，也在英国我拥有股份的百货公司销售。Y A U 小姐也是做出口贸易的？都销往何地？”

“有不少东西是在香港销的，也出口其他国家。”

“你也喜欢独来独往？”她说。

“是的。”我又忍不住问：“刚才你那位朋友是江南人？”

“是。遇到这个男人，或许将改变我一贯对男人的偏见，甚至还可能改变我抱独身将老的思想。”

“是吗？那我更想听听了。”

她热情地说：“到了香港后，得闲我约你出来喝茶。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说不定今后，我们或许会成为朋友，或有机会合作生意呢！”

“好！有机会我约你也行！”

II

过了几天的一个夜晚，在香港香岛大酒店举行的一次《国际综合艺术研讨会》的酒会上，我又与W A N 见面了。她穿着嵌着碎钻的露背低领黑色晚装，衬着白皙的脸庞和修长的身姿，显得

时髦、典雅而又高贵。她远远地向我微笑着，我刚要上前与她打招呼，她已被邀请上台弹奏钢琴。缠柔的灯光，使她身上雪白的饰钻，闪着高洁的光。W A N 用她温婉多情的心，弹奏着奥地利著名曲子《蓝色多瑙河》，她淋漓尽致地尽情发挥着她的才华，她的音韵里充满着阳光和喜悦、憧憬和欢愉；优美如诗的旋律，激励着人们的心灵，人们的心中蕴满着无尽的暇思、梦想和向往……

在酒会将散之际，我邀请W A N 到酒店的咖啡厅闲叙。

在朦胧的灯影里，W A N 呷了一小口浓浓的咖啡，又点燃了一支英国薄荷香烟，她那白嫩细长的手指夹着长长细细的香烟，袅袅地在微明的光圈中，如梦景般缠绵着，飘散着。

我们互相了解了近况后。W A N 说：“与你相遇也是一种缘分吧。”又说：“我是个随缘的人。但并非随大流的随，而是如达摩祖师说的‘随缘不变’，虽然我相信缘，但却很执着，很坚持自己的原则及想要达到的目标”。

“对事业及感情？”

“是的，对于做生意及感情生活，我从来没有勉强过自己，我是个很尊重自己的感觉的人。”

说着，W A N 的眼中突然流露出深深的寂寞，她叹道：“水清即没鱼，高处不胜寒！”

“你还没有结过婚吧？”

她点了点头，说：“香港有不少男女，一生都没结过婚，因为忙！人们匆匆来，匆匆去，除非有缘份在一起共事，否则，很难相遇。而且，在这个开放的都市里，如果没遇到合适的，人们宁可耽误了青春，也不会为了结婚而结婚。”

她又说：“虽然有人说‘男追女，隔着山，女追男，隔着纱。’但我却认同美国哲学家爱默生说的，‘同气相求；属于你的东西必会自然地倾向于你，用不着苦苦地费力地去追求’，所以我从来 not 追男人，就是看中了，也不追。”

“W A N 小姐，在哪里受教育？”

“在香港念到中七，考不上大学后，和全家一起移民英国，在英国伦敦念贝多芬音乐学院，想做作曲家，但父母逝世后，几位兄弟姐妹在念书，我只好继成父业，接管父亲在英国伦敦百货公司的股份。后来又返回香港发展。成不了作曲家，只好创办音乐学院，希望培养更多的作曲家。”

她又长长地吸了一口烟，把烟灰磕落到桌上的瓷缸里。

“你什么时候再到江南去？”

“我在江南遇到的那个朋友，也打来几次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再去。我说，有到那里做生意才会去。他听了说这不公平。其实，他可能有点误会了……”说着，她皱着眉头，显得有点烦恼的样子。接着她终于忍不住，向我叙述了一段特殊的经历……

III

W A N 也如许多出生在香港的人们一样，由于种种原因，总是认为大陆有不少骗局和陷阱。可是，W A N 也和许多港商及外国商人一样，认为现在的中国，及将来加入W T O 的中国，将给他们带来无尽的商机和财富。因此，颇为憧憬和向往。然而，喜欢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也喜好冒险的W A N ，每想到自己将到陌生的内地，虽然内心也总是忐忑不安。但是当她在香港的《文汇报》上——由于她对大陆市场很感兴趣，所以经常看中资报纸——看到上海将举行《华东出口商品交易会》时，即毫不犹豫地买了带有酒店住宿的机票，飞往上海。在飞机上时，W A N 的心中总是激动不已，她想，终于能观赏向往已久的上海及秀美的江南了。听说苏杭二州是人间天堂，江南水乡的优美风光，在这秋天，会是什么样子呢？她不禁轻轻地吟着白居易的《忆江南》：

“江南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

W A N 在机场人员的安排下，住进了浦东机场边的大酒店。

在展览馆里，在香港及伦敦以及其他国家，一直做着买卖价格昂贵的商品的W A N，看到许许多多物美价廉的商品，不禁惊喜异常。她一边观赏，一边用数码像机拍照。接着便跟厂家洽谈，留自己的资料给厂家，也拿厂家的资料 and 价格表。

晚饭后，她在酒店里，把摄入数码像机的商品，输入手提电脑，再输送给英国伦敦自己的百货公司。并注入自己的意见，如：圣旦节，及情人节，即将来临，精美的××，最适合青少年送礼及自己用。××商品可作为圣诞促销赠品。她又把不少的商品及价格输给美国及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大型超市的供应商。

直到夜十二点，W A N 才洗澡上床休息。

翌日，W A N 吃了早餐后打开了手提电脑时，她伦敦的百货公司已要她订不少商品了。还有美国及意大利也要一些商品。于是她又再进展览馆，跟厂家洽谈及签约……

晚上，W A N 谢了厂家的盛情晚宴。她带着从酒店订的票，到黄浦江坐游轮观赏上海夜景。

发展一日千里的上海，上海人朴实的风格，殷实的品性……繁华的十里南京路……巍峨的欧陆式建筑……上海外滩像梦景一样恬美的夜景……在游艇上满眼皆是璀炫琳琅连续不断的灯光、浩浩不息的黄浦江水、象征着上海人的才华和智慧的绮丽的东方明珠，国际会议中心、经贸大厦、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灿烂辉煌的金融区。她边赏心悦目地品味着，边在心里说：啊！上海，我初次领略了您的壮丽和伟大，已使我激动不已！从今以后，我会经常来仰瞻你辉煌的风采！以后，我会来您这里办公司，买房子！我还会在您这里得到的利益，反馈给您！哪怕为您添一块砖，一块瓦，我也会其乐无穷！

W A N 在上海三天，订了不少的货物，签了不少的合同。等她回香港后，开L/C 给内地的卖家，这些商品就直接从上海运输到其他国家。

IV

到了第四天，W A N 从酒店打的士到火车站。

下了的士后，W A N 推着旅行箱走了几步，只见几个人向她围过来，问“要到哪里去？”

“帮你买票好吗？”

“帮你拿行李好吗？”

W A N 吓坏了！她慌慌张张地三步并作二步地向前走，同时内心感到很惊恐，担心有人会突然抢走她的手提包。她大声地对他们叫着：“不要跟过来！我什么都不用你们帮！”

当她摆脱了那些人，终于走到人潮拥挤的大堂时，又经过了千辛万苦，总算挤到卖票的窗口。她站在那里犹豫不决，因为她曾听人说，丝绸博览会在苏城。但又有一个人告诉她，是在杭城。她想到难得来一次，博览会是非看不可的，但是又只能在江南逗留一天，因为在香港有一单生意额不少的欧洲订单，必须由她亲自签订合同。她心中万分焦躁不安，加上担忧会突然被抢劫，她一手抓着旅行箱，一手紧紧地抓住手提包。如果手提包被人抢走了，里面的身份证、回乡证、提款卡及钱不见了，将怎样回香港啊！她越想越觉得可怕，正当她筹迟着不知该卖苏城或杭城的票时，她的不安和举措不定的神情，被站在她旁边的一个男人看到了，他问她：“你是买到苏城的票吧？”

她没有回答，又稍微迟疑一下，即买到杭城的火车票。她买好后退到一边时，那男人又走到她身旁，说：“你是到苏城看博览会的吗？”

“不是说杭城有博览会吗？”

“不知道。但是苏城今晚丝绸博览会开幕。”

“是吗？”她疑惑地看着他，那人身材魁梧，五官端正，慈眉善眼，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西装，系着领带，风度翩翩。

不知道为啥，他的话如果是十分，她已信了七分，但她的心

中仍有狐疑，从来都没听说过，博览会会在晚上开幕。她怯怯地反问：“是真的吗？”

“百分之百是真的，昨晚上在电视上看的广告。”他又说，“我帮你换票吧？”

她再看着他，觉得他整个人透着十足的男子气，而且觉得他很端正；没有丝毫心术不正的外表，和不慌不忙的气质，使她开始有点信赖他了。这时，她那平时硬是逞强的所谓女强人的身心，在这男子面前，却如雪人碰到热气似的，软化了。因为，在她的心里竟如溺水的人，企图想抓住一叶可救命的扁舟似的。她让他帮忙换票。

然后，她竟不知不觉地跟着他的后面走。

她跟着他上了电梯，到了大堂时，他走到一个柜台边买香烟。她也走到旁边的一个柜台前，悄声问一位售货员：“有卫生巾吗？”

“从前面一直走，走到最后的那个柜台，就有了。”女售货员说。

她回过头对他说：“你等等我好吗？”

没等他回答，她就拉着行李箱一直往前走。她走了几分钟，终于走到最末的柜台。他仍然跟在她的后面。

她在买卫生巾时，知道站在她后面的他，一定看到的，她觉得很尴尬，很难为情。

看到她买完了东西后，他就回头往前走，她于是就跟在他后面走。

到了候车室，她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再次打量着他，他大约四十岁，大眼睛，嘴唇上有些胡子，神态总是那么镇定自若。

她终于询问道：“你是做什么的？”

“做织造的。”

这时已开始叫上车了。他站起来向前走去，她又拉着行李箱跟在他后面走。到了下台阶时，他停下来，帮她把行李提下一级

级台阶。走了一段路后，又帮她把行李提上火车。

他们找到自己的位子时，他看到她旁边有空位，就来坐在她旁边。她说：“还没请问贵姓呢？”

“免贵姓康。”他递给她一张名片。

她接过来一看，是上海某织造厂的董事副总经理。

她也给了他一张自己的名片。

他仔细地看，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碰到的女性中，最特别的一个人。这正是：人生相逢非故旧，相看犹如梦中寻。

康买了两瓶矿泉水，一瓶给她。她买了一份报纸，想看看博览会是否真的在苏城。

W A N 看着报纸时，但因为太累了，竟睡着了。

V

下了火车后，他又帮她提行李。他们不知不觉地并肩而行，他拦了一辆的士，做了一个手势，请她上车，她竟一分钟都没有犹豫，就上车了。他也上车，在她身边坐下。的士在一家大饭店门口停下，他们进去后，房间只余一个套间房。她不知怎么办才好，退到沙发上坐下来。

这时进来两个日本商人，把仅有的房间租了。

庆祝博览会开幕的烟花在苏城的夜空上花团锦簇地闪耀着，如昙花般显现着……又似天女散着五彩七色、琳琅纷纭、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蕊……

苏城的街道禁止车轮通行了。他们找了一家饭馆吃晚饭后，只好徒步寻找酒店。但是都被来自世界各地以及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客商住满了。直到午夜，他们终于在一个街里的饭店找到了仅剩的一个房间。

他们两个人同时拿出了钱，老板娘问：“你们是一对夫妻吧？”说着老板娘又看着他们，觉得他们俩比一般的夫妻，更象一对夫妻，所以随便从她的手上拿了钱，也不再问什么。

他们进了房间后，他没有关门。她也不关门。他打开了电视机，坐着看电视。

她进了浴室，把门关紧了，还不放心，又查看了几遍。她洗完澡出来时，穿着一条长裤和一件白色衬衣。

见她从浴室出来，他也就进浴室。他洗完澡出来时，仍然穿着长裤和衬衣。然后，他又坐在他的单人床上看电视。

这时，博览会的开幕式仍然在进行，中国著名歌手毛宁在唱着……一会儿，几位巴西的歌手在唱着中文歌曲，“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歌词唱得清晰又准确。WAN想，中国富强了。全球许多商人都在学中文，为的是与中国的商贸往来方便。

过了一会儿，她觉的又困又累。她说：“我要睡了。”

“是应该休息了，已经快二点了。”他说着，就脱掉了衬衣，又脱掉了长裤，只穿着背心和短内裤。

她看到了，心里觉的很别扭、很难受，而且很恶心；同时，又觉得自己很糊涂，很不象话！居然和一个陌生男人同住一个房间，而且他又只穿着背心和短内裤。

她看不起自己了，心里被这种不清不白的局面，所造成的尴尬和恶心塞满了。她不想再看到他了。她躺下盖上被子，又把脸向着墙壁，背向着他。

虽然她很困，但是她强撑着，不敢睡。她担心这陌生的男人会对她怎样。她想，但愿两张单人床之间的距离，能成为楚河汉界。她在心里叫着：“神啊，请保佑我！”她想到了在香港的报纸上及电视新闻上，经常看到些变态佬、色魔、个别男人，畜牲都不如，竟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放过。她又想到，自从与相恋几年的男友分手后，许多年来，一直过的就是独身生活。因为成年累月，又忙又累，对于性，她好像有点麻木了。对于异性的看法，也变的极端了。例如有时遇到稍微令她有点动心的男子，当她发现对方有些缺点，或在男女关系上不是很检点，她就即刻疏远了他。而对于一般的异性，在她的眼中，她根本就没有感觉对方是

个男人，只认为对方与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性别差异。所以，她与异性朋友，及同性朋友相处，注重的只是彼此间的真诚，与互相的尊重而已。而且她为人处世，很坦诚、自然、大方，没有半点做作或稍微有女人的扭怩。她除了在生意上很会防范别人，从来不会上当受骗以外，在与异性朋友相处时，她却从来没有想过要防范什么。所以如果有异性朋友说要到她那里听她弹琴，因为她总是很忙，当再三推辞不过，有时候她只好无奈地抽出点时间应酬。但是，每次当她坐在钢琴前，她总是早已把听琴的人忘了。有一次，正当她全身心投入在自己的音韵之中时，那个听琴的男人，却突然站起来，猛地把她抱起来，放在沙发上，在她的脸上乱啃，在她的身上乱摸，她吓坏了！她拼命地挣扎，狠狠地抓伤了对方的脖子，凶狠地打着对方。最后，她终于挣脱开了！那男人最后脆下求她原谅，说自己早就深爱着她。她连推带打，象赶疯狗一样把他赶出去。

虽然她没有被强奸成，但是她总是觉得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使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精神上一直被痛苦困扰着，心中一直被愤怒和羞辱摧残着。她没去告那人，是因为她的一个朋友，在遭受到另一男人的性侵犯后，却受到不少同僚们的耻笑，耻笑的原因：他们认为，她为什么单独让一个男人到她家里？使那女人在精神上更增加了很多的痛苦。鉴于此事，WAN 只好哑忍。而且她也认为，自己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告发那男人。

可是，那男人却变本加厉，比平时更加肆无忌惮，更加无休无止地，日日夜夜打电话纠缠她。使她觉得再也没有什么比被自己极度憎恶的男人纠缠，更令人痛苦的事了！她快被迫疯了！她的脾气变坏了！

有一次，在香港音乐际的酒会上，那个男人手拿着酒杯向她走过去，她再也忍无可忍，她把手中的酒狠狠地泼向对方的脸，同时骂道：“无耻！”周围的人们目瞪口呆，狐疑万分，为什么平时总是很温和的WAN，会突然这样呢？因此，曾有一段时间，